

中国语文丛书

语法研究和探索

(十三)

中国语文杂志社编



商务印书馆

中国语文丛书

语法研究和探索

(十三)

中国语文杂志社 编

商务印书馆

200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法研究和探索. 十三/中国语文杂志社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中国语文丛书)
ISBN 7-100-04854-0

I. 语... II. 中... III. 汉语—语法—文集
IV. H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719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语文丛书
Yǔfǎ Yánjiū Hé Tànsuǒ
语法研究和探索
(十三)
中国语文杂志社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854-0/H·1190

2006年7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1 1/4
定价:19.00 元

“中国语文丛书”编辑说明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以来,陆续刊登了有关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文章或资料。为了便于读者参考,我们按方面或专题把一部分文章或资料整理编辑,不定期地陆续出版了单行本,总称“中国语文丛书”。

《中国语文》篇幅有限,有些有价值的稿件无法在上面刊登。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把一些稿件编入这套丛书,让它们能够与读者见面。

“中国语文丛书”的编辑方针和《中国语文》一样,主要是推进语言文字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具体到每一本,因为方面或专题不同,有的比较专门一些,有的则比较普及。

希望广大语言研究工作者继续给我们批评和帮助,使这套丛书的内容得以改进,逐渐充实起来。

中国语文杂志社

2005年12月

目 录

“语法隐喻”和“隐喻语法”	沈家煊 1
目的标记“起见”的语法化	
——兼谈汉语后置词的来源	史金生 15
汉语双“了”句的兴衰及相关的理论问题	陈前瑞 32
“把”字句的派生过程及其相关问题	施春宏 49
“都”在“把”、“被”句中的对立分布及其相关问题	
——从焦点结构的角度来看	黄瓚辉 71
“了 ₂ ”的句法语义地位	石定栩、胡建华 94
自动动结式的使动化	宋文辉 113
存现句句法结构动因的多角度考察	王灿龙 128
汉语句法重叠的无界性	张旺熹 146
焦点、三分结构与汉语“都”的语义解释	潘海华 163
量化副词与动态助词“了”和“过”	胡建华、石定栩 185
量限与汉语数量名结构的语法表现	曹秀玲 196
存现句里的专有名词宾语	张伯江 214
汉语关系从句的限制性与非限制性解释的规则	唐正大 220
关于“VP 的 ₃ ”的第三种类型	吴长安 237
说视角——方式名词定语	尹世超 246
元语言理论与汉语副词的元语用法	张谊生 264
也说“复句三域”	张宝胜 281
“V 着 V 着”句的语篇考察	郭圣林 295

从义素传承看“差(一)点儿 VP”、“差(一)点儿没 VP”的语法化

——兼论一批所谓对立格式	刘永耕 312
动名兼类(分歧)词客观动态标注问题	马彪 328
情感形容词语义指向研究	王金鑫 343
附录	362
后记	365

CONTENTS

“Grammatical metaphor” and “metaphorical grammar”	<i>Shen Jiaxuan</i> (1)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intention marker <i>Qijian</i> : a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postpositions	<i>Shi Jinsheng</i> (15)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uble <i>Le</i> sentence in Chinese and related theoretical issues	<i>Chen Qianrui</i> (32)
The derivation of <i>Ba</i> construction and relevant problems	<i>Shi Chunhong</i> (49)
Distributions of <i>Dou</i> in <i>Ba</i> and <i>Bei</i> construction and some related issues	<i>Huang Zanhui</i> (71)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status of sentence final particle <i>Le</i>	<i>Shi Dingxu, Hu Jianhua</i> (94)
On causativization of Modern Chinese intransitive V-R compounds	<i>Song Wenhui</i> (113)
The multi-analysis on the motivation of the syntax of existential sentences	<i>Wang Canlong</i> (128)
The unboundness of syntactic reduplication in Chinese	<i>Zhang Wangxi</i> (146)
Focus, tripartite structure, and <i>Dou</i> quantification	<i>Pan Haihua</i> (163)
Adverbs quantification and the aspect particle <i>Le</i> and <i>Guo</i>	<i>Hu Jianhua, Shi Dingxu</i> (185)

Scope of quantity and grammatical presentations of quantificational NP	<i>Cao Xiuling</i> (196)
Proper nouns as object in Chinese presentational sentences	<i>Zhang Bojiang</i> (214)
Rules governing the dichotomal readings of Chinese relative clauses; the restrictive versus the non-restrictive	<i>Tang Zhengda</i> (220)
The third types in the pattern VP following the nominal particle <i>De</i>	<i>Wu Chang'an</i> (237)
On noun modifiers as perspectives and manners	<i>Yin Shichao</i> (246)
The theory of meta-language and meta-language usages about Chinese adverbs	<i>Zhang Yisheng</i> (264)
Compound sentences in three conceptual revisited	<i>Zhang Baosheng</i> (281)
A discourse study on the “V <i>Zhe</i> V <i>Zhe</i> ” construction	<i>Guo Shenglin</i> (295)
A study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combinations “ <i>Cha Yidianr</i> VP” and “ <i>Cha yidianr Mei</i> VP” by semantic perspectives	<i>Liu Yonggeng</i> (312)
On the issue of the identification of verbs and nouns	<i>Ma Biao</i> (328)
A study on the semantic orientation of emotional adjectives	<i>Wang Jinxin</i> (343)
Appendix	(362)
Postscript	(365)

“语法隐喻”和“隐喻语法”

沈家煊

一 隐喻

隐喻是人类的一种一般的认知和行为的方式,它不是或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修辞手段,也不是或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我们的概念和概念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隐喻的性质,受隐喻的支配。

如果把一个概念看做一个“认知域”,那么隐喻就是认知域与认知域之间的“映射”(mapping)。这种映射是认知域内部成员“关系”的映射,即:如果 $A:B::X:Y$,那么 A 和 X 常用同一名称称之。例如,“脚注”这一隐喻,A 是身体的最底部“脚”,B 是身体,X 是页面的最底部,Y 是页面,A 与 B 的关系类似于 X 与 Y 的关系。

隐喻一般总是从一个比较具体的认知域映射到一个比较抽象的认知域,而不是相反。通过具体概念来理解抽象概念,这是人的一般的认知方式。这跟“语法化”(实词虚化)的单向性有直接的关系。例如,英语情态动词 may,由表“允许”(May I ask a question?)进一步虚化为表“或许”(He may be a spy.),就是由“行”域映射到“知”域的隐喻,因为允许别人做某事跟行动有关,而对可能性的主观推测跟知识有关。“知”的概念比“行”的概念来得抽象,所以用前者来隐喻后者。这两个认知域的总体概念结构有相似之处,而且在映射过程中保持不变,“行”域和“知”域都保持“克服阻

力”这样一个总体概念结构：“允许”是对方的某种行动的阻力被克服；“或许”是说话人做出某种结论的阻力被克服。

以上是“认知语言学”对隐喻的几个最基本的看法，具体可参看 Lakoff and Johnson (1980) 和 Lakoff (1987)。

二 语法隐喻和隐喻语法

既然隐喻是一种一般的认知和行为的方式，我们的概念和概念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隐喻的性质，那么语法概念或语法范畴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隐喻的性质，语法在很大程度上要受隐喻的支配，这就是所谓的“隐喻语法”。隐喻这种一般的认知和行为方式在语法上的体现就是所谓的“语法隐喻”。下面举例来加以说明。

2.1 事物域/动作域/性状域之间的映射

认知上“有界”和“无界”的概念对立在汉语名词、动词、形容词三大实词类上都有类似的体现。事物在空间有“有界”和“无界”的对立，动作在时间上有“有界”和“无界”的对立，性状在程度或量上有“有界”和“无界”的对立。事物“有界”和“无界”的对立在语法中的反映就是名词有可数和不可数的对立，修饰名词的量词有个体量词和非个体量词的对立。凡是有数量修饰语的名词组都是有界名词组，例如“两条鱼”、“四桶水”、“好些人”，而通指性的光杆名词不指称个体事物，因而是无界的，例如“(抽)烟”、“(乘)车”、“(喝)水”。动作“有界”和“无界”的对立在语法中的反映是动词有非持续动词和持续动词的对立。有界动作在时间轴上有一个起始点和一个终止点，例如“(把鱼)盛碗里”代表的动作，开始盛是动作的起点，鱼到碗里是动作的终点。相反，“盛(鱼)”代表的动作没有一个内在的终止点，因而是无界的。性状“有界”和“无界”的对立在语法中的反映是形容词有状态形容词和性质形容词的对立。性质形容词代表的性状在程度上是无界的，例如“白”是对各种程度的白

的概括,代表一个不定的“量幅”,而状态形容词代表的性状在程度上是有界的,例如“雪白”只是“白”这个量幅上的某一段或某一点。受程度副词修饰的形容词组,如“很白”和“十分白”,也都是有界形容词组。

“有界”和“无界”的对立关系在事物域、动作域、性状域之间存在一种平行的“映射”,了解这种映射之后,就可以统一解释如下跟数量词语有关的语法现象:

*盛碗里鱼	盛碗里两条鱼
*飞进来苍蝇	飞进来一只苍蝇
*捂了孩子痱子	捂了孩子一身痱子
*雪白衣服	雪白一件衣服
*干干净净衣服	干干净净一件衣服
*白一件衣服	白衣服
*干净一件衣服	干净衣服

左列各式不成立都是由于“有界”成分和“无界”成分的不匹配造成的,例如有界动作“盛碗里”和无界事物“鱼”不匹配,有界性状“雪白”跟无界事物“衣服”不匹配,无界性状“白”和有界事物“一件衣服”不匹配;而右列都是互相匹配的情形。这是“隐喻语法”能够打破不同词类范畴的界限,对不同词类的并行现象做出概括的一个实例。具体可参看 Langacker (1987)和沈家煊(1995a,2004a)。

2.2 行域/知域/言域之间的映射

用“如果……就”表达的复句分别属于“行”“知”“言”三个认知域:

- (1) 如果明天下雨,比赛就取消。 [行域]
- (2) 如果比赛取消了,昨天就下雨来着。 [知域]
- (3) 如果比赛真的取消,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 [言域]

“如果”一词引出的充分条件在三个域中的性质可以这样来表述:

(1) 行域: p 的发生是 q 发生的充分条件。(如果 p , 那么 q)

(2) 知域: 知道 p 是我得出结论 q 的充分条件。(如果知道 p , 那么我推断 q)

(3) 言域: 状态 p 是我声称 q 的充分条件。(如果 p , 那么我声称 q)

除了“如果……就”这种复句, 其他各种复句所表达的语义关系大多也存在如上三个认知域之间的平行“映射”。例如, 有一些转折复句必须在言域内才可以理解, 试比较以下两句:

(4) 钱少, 可是需要快跑。

(5) 钱少, 可是无需快跑呢。(《骆驼祥子》)

如果说(4)表示的逆转关系很好理解, 那么如何来理解(5)呢? (5)应该按“言”域理解为:

(5') 有人说钱少, 可是我说无需快跑。

因此(5)实际上是“干!”与“别干!”之间存在逆转关系。这种属于言域的转折句可以概括为: 虽说 p , 但我(不说 p)说 q 。

有一些转折复句必须在“知”域内才可以理解, 试比较以下两句:

(6) 虽然他父亲是研究科学的, 他却读了文科。

(7) *虽然他读了文科, 他父亲却是研究科学的。

上面两句, 有人认为(6)成立, 因为人们一般的预设是子承父业, (7)是病句, 因为父承子业不合情理。其实这也是只在“行”域内考虑问题, 如果进入“知”域, (7)是成立的:

(7') 虽然他读了文科, 他父亲(我)却(推断)是研究科学的。

认识到这种映射有利于我们对复句表达的各种语义关系做出清晰的、概括的描述和解释。具体参看 Sweetser (1990) 和沈家煊 (2003)。

2.3 事态域/情态域/意态域之间的映射

如果用 P 表示命题, 对命题的肯定否定两极分别是“是 P ”和“不是 P ”。两极之间的中间状态称作“情态”, 是对命题真假的概

率(或然性)的判断,大致分“可能 P—多半 P—肯定 P”三个等级。

Horn (1972)把这种情态差别用互相关联的两个语义上的强度等级表示出来:

	可能	很可能(多半)	肯定
肯定等级	0	0.5	1
	[弱项]	[中项]	[强项]
	不肯定	不很可能	不可能
否定等级	0	-0.5	-1

这两个等级的特性之一是,位于等级右边的语词衍推(entail)位于左边的语词,反之不然。特性之二是,在一个等级上否定一个弱项(“可能”)得到在另一个等级上的强项(“不可能”);在一个等级上否定一个强项(“肯定”)得到在另一个等级上的弱项(“不肯定”)。但是,在一个等级上否定一个中项(“很可能”)仍然得到在另一个等级上的中项(“不很可能”)。正是这种判断强度的等级特性决定了“否定词提升”后出现的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提升后的意义和提升前的意义差不多(以下用 $\approx$ 表示),“他不很可能在家”和“他很可能不在家”意思差别不大,前者比后者说得委婉一些而已;一种结果是提升后的意义和提升前的意义截然不同(以下用 $\neq$ 表示),“他不一定在家”和“他一定不在家”意思截然不同,“他不可能在家”和“他可能不在家”意思也截然不同。

弱项	中项	强项
他可能不在家	他很可能不在家	他一定不在家
$\neq$ 他不可能在家	$\approx$ 他不很可能在家	$\neq$ 他不一定在家
我猜想他不在家	我相信他不在家	我知道他不在家
$\neq$ 我不猜想他在家	$\approx$ 我不相信他在家	$\neq$ 我不知道他在家

规律是等级上处于中项位置的语词得出的是前一种结果,处于强项和弱项位置的语词得出的是后一种结果。

如果用 P 表示命令,命令的肯定和否定两极是“做 P”和“别做 P”,命令的中间状态称之为“意态”。命令的出发点是对实施 P 的利弊的判断:肯定的命令是肯定实施 P 的好处,否定的命令是否定实施 P 的好处。意态可以从两方面讲,从命令发布者来讲,有强制程度的差别:允许—应该—必须;从命令接受者来讲,有个意愿程度的差别:同意—赞成—保证。这种意态差别也可以用强度等级表示出来:

	可以	该	必须
肯定等级	0	0.5	1
	[弱项]	[中项]	[强项]
	不必	不该	不可
否定等级	0	-0.5	-1

意态的强度等级和情态的强度等级具有相同的特性。位于等级右边的语词衍推位于左边的语词,反之不然。否定甲的可能就成为非甲的必要,例如“不可粗心”等于“必须不粗心”;否定甲的必要也就成为非甲的可能,例如“不必细说”等于“可以不细说”。有意思的是,“否定词提升”后得出两种结果的规律同样适用于表意态的语词:

弱项	中项	强项
你可以不回家	你应该不回家	你必须不回家
≠你不可以回家	≈你不应该回家	≠你不必回家
我允许你不回家	我赞成你不回家	我强迫你不回家
≠我不允许你回家	≈我不赞成你回家	≠我不强迫你回家

我们把一个命题中动作或状态呈现的频度和相关事物的数量统称为“事态”,表达事态的语词也处在一个强度不同的等级上:

频度	有时	时常	通常	几乎总	总是
数量	有些	好些	多数	大多数	全部
	0	0.5	1		
	[弱项]	[中项]	[强项]		

“否定词提升”后得出两种结果的规律同样适用于表事态的语词：

弱项

我相信他有时不回家

≠我不相信他有时回家

我相信有些书不适合你看

≠我不相信有些书适合你看

中项

我相信他常常不回家

≈我不相信他常常回家

我相信多数书不适合你看

≈我不相信多数书适合你看

强项

我相信他总是不回家

≠我不相信他总是回家

我相信这些书都不适合你看

≠我不相信这些书都适合你看

弄清楚事态域、情态域、意态域之间的平行映射,有利于我们对“判断语词”在否定词提升和双重否定情形下的语法表现和语义解释做出清晰和统一的说明。具体参看沈家煊(1989)。

2.4 在域/给域之间的映射

“在”字句

Z1 在 xSVO 在黑板上我写了几个字

Z2 S 在 xVO 我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

Z3 SVO 在 x 我写了几个字在黑板上

Z4 SV 在 xO 我写在黑板上几个字

Z2' S 在 VO 我在写字

Z4' SVxO 我放桌上一盆花

“给”字句

G1 给 xSVO 给'你,我买了一所房子

G2 S 给 xVO 我给你买了一所房子

G3 SVO 给 x 我买了一所房子给你

G4 SV 给 xO 我卖给你一所房子

G2' S 给 VO 你给来封信

G4' SVxO 我卖你一所房子

Z 列和 G 列不仅总体上有工整的对应,局部的对应也很明显。Z1/Z3/Z4 里的宾语 O 要带数量词(不带只能是黏附形式),

Z2 里的 O 可以是光杆名词;同样,G1/G3/G4 里的 O 也要带数量词,G2 里的 O 可以是光杆名词。

- | | |
|--------------|---------|
| (8) *在黑板上我写字 | *给你我买房子 |
| 我在黑板上写字 | 我给你买房子 |
| *我写字在黑板上 | *我买房子给你 |
| *我写在黑板上字 | *我卖给你房子 |

Z1/Z2/Z3 里的动词 V 要加“了/过”,Z4 只能是光杆动词;同样,G1/G2/G3 里的 V 要加“了/过”,G4 只能是光杆动词。

“在”字句和“给”字句各自具有如下的整体意义:

“在”字句

- | | | |
|----|----------------|-------------------------------|
| Z1 | <u>在 xSVO</u> | 在某处所发生某事件 |
| Z2 | <u>S 在 xVO</u> | 在某处所发生某动作 |
| Z3 | <u>SVO 在 x</u> | 动作作用下事物达到某处所,
动作和达到是两个分离过程 |
| Z4 | <u>SV 在 xO</u> | 动作作用下事物达到某处所,
动作和达到是一个统一过程 |

“给”字句

- | | | |
|----|----------------|-------------------------------|
| G1 | <u>给 xSVO</u> | 对某受惠目标发生某事件 |
| G2 | <u>S 给 xVO</u> | 对某受惠目标发生某动作 |
| G3 | <u>SVO 给 x</u> | 惠予事物转移并达到某终点,
转移和达到是两个分离过程 |
| G4 | <u>SV 给 xO</u> | 惠予事物转移并达到某终点,
转移和达到是一个统一过程 |

“在”字句和“给”字句之间的系统对应可以用“相邻原则”和“数量原则”等做出统一的解释。例如“相邻原则”可以说明 G3 和 G4 的区别,同时可以说明 Z3 和 Z4 的区别。G3 转移和达到是两个分离的过程,所以动词 V 和“给 x”不相邻,中间隔着一个 O;G4 转移和达到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所以动词 V 和“给 x”相邻,“V 给”几乎组合成一个复合动词,“给”可读轻声。对 Z3 和 Z4 的区别可作类似说明,“V 在”也类似一个复合动词,“在”一般读轻声。“数

量原则”能同时说明 G4 和 G4'之间、Z4 和 Z4'之间的区别,还能同时说明 Z2 和 Z2'之间、G2 和 G2'之间的区别:

(9) G4 我写给你一封信

G4' 我卖[给]你一所房子

“卖”是典型的给予动词,有固有的给予义,从信息传递上讲给予义是个默认值(default value),“给”字从数量上讲实际是多余的,所以 G4'“给”字可以不出现。“写”不是典型的给予动词,给予义不是默认值,所以必须有“给”字出现。对 Z4 和 Z4'的区别可作类似说明,就看附着义是不是动词词义的默认值。

(10) Z2 我在厨房做饭

Z2' 我在做饭→我在唱歌

一般说 Z2 的“在”是表处所的介词,Z2'的“在”是表进行语态的助词,但两者的界线并不是很明显,后者是由前者语义上进一步虚化而来的。虚化是个渐变的过程,A 虚化为 B,总是可以找到一些成分在演变的某个阶段既有 A 义又有 B 义。在“我在做饭”这样的句子里,“在”字实际兼有时间义和空间义,因为有数量原则的作用:做饭一般总是与特定的处所(厨房)相联系,厨房是信息传递上的默认值。当“在”的使用扩展到不跟特定处所相联系的动作时,似乎就只具有时间义了,如“我在唱歌”,但仍可在“在”后加个虚指处所“那儿”,说“我在那儿唱歌”。对 G2 和 G2'里的“给”字可作类似的说明,G2'的给予对象是无言自明的默认值(祈使句“你给来信”)。

“在”字句和“给”字句本来被认为是两组不相干的句式,但是有了“映射”的观念就能揭示这两组句式之间的系统对应,并且对每组句式内部和两组句式之间的异同做出统一的解释。具体参看沈家煊(1999)。

2.5 句法域/语义域/语用域之间的映射